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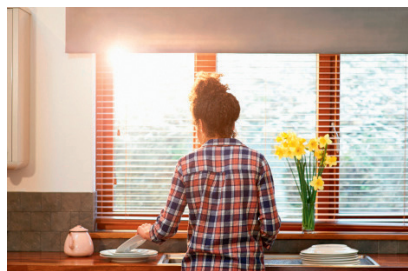
# 母亲的春天

文·浪花



母亲的大度与宽容，在儿时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记得，在幼儿园和小伙伴打架，因为身材弱小，被对方打得鼻血直流，我想绝大部分家长看到此情形都应该是怒不可遏，非给孩子讨回公道不可。然而，我的母亲却泯然一笑，反倒安慰对方惊慌失措的家长说：“小孩子嘛，打打闹闹正常的，多大点事啊，我们去医院止一下血就好。”这就是我心比天大、淡定从容的母亲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似乎没有她放不下的事情。

于是乎，但在母亲赐予的这种无拘无束的岁月中，我从家乡一路飘到了千里之外的大城市。当我在外漂泊八个年头，告诉母亲要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定居时，母亲恍惚了一会，才轻轻地“哦”一声，眼神中分明流露出了慈爱与不



舍。

繁杂而忙碌的生活，让我们慢慢忘却了回家的路。与父母相聚的春天，逐渐在记忆中模糊开来。犹记往年，母亲总要与提前分享家乡春天的气息。蒙蒙的细雨间，弱柳依稀，湖水喃喃，仿佛在诉说着那一汪的思念。轻轻的晚风里，夕阳西下，醉意绵绵，仿佛在期盼着那一眼的柔情。无边的旷野中，山花含蕊，蝴蝶翩翩，仿佛在等待着那一念的疼爱。

从母亲诗意般的言语中，家乡，那江南水乡的春天已提前来到，母亲浓浓的爱意与牵挂，早已透过电话，传递到我的每一根神经。

然而，面对繁忙的工作，今年却不得不提前告知母亲，春节无法回家了。电话中，母亲沉默了一会，然后依然淡淡回了一句：“知道了，在外要注意安全。”忙碌的日子总是不给人喘息的机会，紧张的节奏，抹去了家乡的味道，淡去了春天的记忆，甚至遮掩住了母亲的深情。躺在床上，望着冬日里异乡那一轮清冷的圆月，翻开日记，想起了去

年春节与母亲同游洞庭湖边的情景。

突然，我意识到，母亲今年没有和我讨论家乡的春天。电话是父亲接的，父亲说，往年为了让水仙花在我回来的那天盛开，母亲总是要提前一个多月种植好，并调整好光度、湿度。知道我不喜欢北方的春天，母亲总是等我回家，与我一起走到郊外，分享家乡春天的淳朴与淡雅。麦田里小草吐了新蕊，母亲说那是生命的轮回；屋顶上袅袅的炊烟，母亲说，那是生活的诗意；白雪中盛开的红梅，母亲说，那是傲骨的气节。这些，都是母亲曾经与我一同欣赏的瞬间，貌似看景，更多的是母亲在言传身教人生的哲理。

得知今年我无法回家过年，父亲说，母亲的春天突然间就没了，举手投足的淡定与从容没了，往日的诗情画意没了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没了，连水仙花也不再种了。愧疚袭来，我泪流满面，原来，母亲的大度与宽容，都无声地融化在对子女的支持之中。

原来，于母亲而言，有我在的年才是真正的春天。□